

# 張群雲南歷險始末

● 王成聖

## 重整殘局臨危受命

一九四八年（民國三十七年）十二月，徐蚌會戰，國軍戰敗，人心浮動，共軍挾戰勝國軍的優勢，壓迫國民政府。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總統發表文告，宣佈引退，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，主持國共和談，希圖減輕中共敵視姿態，止戈息爭，予民生息。不料蔣總統引退，重心盡失，李宗仁無力統攝全局，戰局反而更爲逆轉，兵敗如山倒，情況糟得不可收拾。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，極力整合軍力，力圖保衛華南與大西南，可惜重要關鍵人物李宗仁，傅作義、程潛、張治中等，離心離德，陽奉陰違，卒告回天乏術，終至大陸變色。其間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反反覆覆，更是西南不保的主因，已故總統府資政張群（岳軍）當年啣蔣介石總裁之命，多次飛往昆明，力謀穩住盧漢，可惜功虧一匱，緊要關頭，盧漢宣佈投共，張群幾遭不測。如今事過境遷，當時的風雲人物多已作古，而今回憶張群當年昆明歷險往事，仍不禁爲他隻身涉險捏把冷汗。

張群是蔣介石的同學老友親信部屬人人知之，蔣介石於民國卅八年元月引退之前，先召張群飛往南京商談國事，並發表他爲重慶綏靖公署主任，後改西南軍政長官，管轄川康滇黔西藏地方五大行政區。力圖保衛大西南，再謀恢復中原，重回舊京，可見蔣對張群畀依之重。可惜張群徒擁封疆大吏虛名，無兵無將，能有的作爲有限，當年中共氣焰高張，許多重要將領及官吏受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欺騙信心動搖，一九四九年四月，國共和談破裂，共軍策動江陰要塞守軍叛變，順利大舉渡江，揮兵江南，戰局靡爛，軍心渙散，人心惶惶，共謀及附共份子乘機大肆活躍，雲南各地到處都有附共宣傳，川康滇邊區土匪游擊隊亦乘勢崛起，騷擾地方。省縣地方政府仍希望國共和談成功，或進行局部和談，避免戰爭。對共謀叛亂活動未予鎮壓管制，甚而曲予優容，以致中共勢力坐大。此時卻仍想把滇川視同規復基地，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。

張群受命主持西南軍政大計，對此一情勢瞭如指掌，只是職責所在，不得不盡其在我，冀求力挽狂瀾。昆明位居樞紐，中央要想穩住西南，

（本文插圖刊第三頁）

必先穩住雲南，於是雲南省主席兼昆明綏靖公署主任盧漢即成爭取的要角。一般而言，當時西南各省民心厭戰，盧漢也想自保，不願雲南遭受兵禍。他打的如意算盤是擴充滇軍，使全省軍力足以保衛雲南。這些滇軍當然也是手中的籌碼，可以左右逢源，或自立爲王。因而當政府四度派國防部次長蕭毅肅、行政院政務委員徐永昌一再往訪，勸說盧漢堅守反共立場時，他一再提出計畫要求擴充地方保安團隊，促請中央從優配備槍械糧秣，唯當時中央政府處境艱困，無力允其所請，於是盧漢信心動搖。

## 軍事解決投鼠忌器

平心而論，盧漢當年在雲南的處境，確實是勢單力薄，龍雲鼓動舊部虎視在側，共黨動員兵力指使土共壓迫在外，他均無力應付。盧漢最初確無背棄中央之意，只因中央支援不足，轉而採取消極態度，如有外力引誘，必會見異思遷。張群與中央政要的研判是盧漢必須留滇，如果將他解職，雲南的另一股勢力龍雲乘勢崛起奪權，局勢更不堪設想。因而儘管中央對盧漢可能的動向

均可預見，卻無釜底抽薪之計。只好仍用盧漢，這是蔣介石總裁促張群拉攏盧漢的原因。

盧漢初無叛意，有事實可證，在國防部次長蕭毅甫促盧漢努力剿共時，盧漢確曾動員兵力清剿雲南境內小股共軍，也壓制共黨地下活動，但因中央無力支援械彈糧餉，不久又告鬆懈，態度變得曖昧不明。民國卅八年七月張群赴廣州向蔣介石總裁報告滇省情勢，他認為綜合盧漢代表楊適生到重慶向他所作的報告，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赴滇之考察報告，及駐滇國軍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之報告，可知盧漢僅有「消極之打算，尚無叛離之企圖」。不過到了三十八年八月，華中局勢惡化，川滇已受威脅，滇局也面臨必須攤牌的時候。八月中旬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到重慶坐鎮，電召盧漢到重慶，當面予以慰勉。同時也計畫對雲南用兵，奪回控制權，改組省政府。然而這一計畫並未實現，原因是龍雲在滇勢力復起，免除盧漢省主席職務後，如龍雲得勢，政府將難控制，如逼使盧龍合作，則滇事必更棘手。加之國軍在華中、江南失利，軍隊潰散，已無可用之兵。所以當蔣介石指示張群抽調第八軍、第八十九軍入滇平服盧漢時，張群檢視中央的計畫，與蔣介石指示不謀而合。其目的並非為打仗，而是要藉軍事壓力，有效的解決政治問題。可是這項計畫經張群與蔣蔭再三研商，認為難以執行，因為這第八軍、第八十九軍雖然駐地距雲南最近，但均無法在短時期內趕到，由川桂進軍曠時費日，最近的一路由廣西急進，也要一個星期才能到達雲南的露益，無法收到分進合擊奇

襲昆明的效果。何況抽調入滇之兩個軍亦不足以當鎮撫雲南全境之用。而且將迫使盧漢與龍雲及共黨在滇之勢力合流，移兵西向，將使西南後方大起騷動，如此問題不但不能解決，反而益趨複雜，只好罷手，另謀政治解決。這一決定，埋下張群陷身虎口幾乎喪失生命的危機。

### 盧漢曾向中央輸誠

民國卅八年八月底，盧漢派省府委員朱景暄、楊文清兩人為代表，飛往重慶向張群報告雲南政情，張群提示他們，盧漢必須表明反共立場，肅清反動活動，同時由中央調軍入滇，協助剿共。朱、楊兩代表均一口答應，但要求恢復滇軍兩個軍的番號，撥給糧餉配備，使雲南力量更充實。張群允向中央反映。朱、楊兩人回滇後同聲向盧漢說明，盧漢也欣然照辦，於九月六日親自飛到重慶，向蔣介石輸誠，表態反共。回滇後解散省參議會，查封反動報刊、整頓反動學校、傾誠接待調入滇境的國軍第八軍、第八十九軍，不料兩軍進駐尚未完成部署，華南局勢惡化，十月中旬廣州撤守，政府各機關遷往四川重慶，共軍分兵進攻川黔，盧漢見局勢危殆，反共之心又告動搖了。儘管裝備滇軍的要求並未如願，盧漢最初仍力謀保衛雲南，於貴陽陷落之後，擬訂攻守計畫，電請中央調派大軍進駐川滇黔邊區，防範共軍由黔來攻。另派代表裴存藩（立法委員，在台北逝世）到重慶，請撥械彈糧款，均因中央有心無力，難如所願。國防部雖派蕭毅甫到雲南，協助指揮作戰，商請改組省府。但盧漢自認人事困難

，意態消極，自動辭去省主席職位，把眷屬送往香港，並催促政府發給他本人及家人的出國護照，以示退隱決心。但蕭毅甫奉中央指示，懇切慰留，曉以大義，對盧漢所提之省府人事名單，雖明知有些人聲望不足，仍曲予迴護，照單通過，僅更動一二人，唯盧漢仍未改變態度，稱病請假，省府及綏靖公署的工作，委由馬瑛及楊文清代理。十月初，代總統李宗仁飛往昆明，對盧漢多方激勵，但未能改變其態度。十月底，川東局勢惡化，政府計畫遷往成都，蔣介石在成都統籌大局，主張四川縱然不保，也要設法保住西康與雲南，在大涼區西昌（今涼山自治州首府）設大本營，昆明及西昌均可作為統帥部所在地，及前進指揮部。當時張群已辭去西南軍政長官的職位，但因與盧漢的淵源甚深，仍奉命於卅八年十二月七日赴滇面見盧漢，商談政府遷建事宜，不料見面後，盧漢大發牢騷，指保衛雲南所需要的請求，都未獲解決，雲南也把守不住，如果政府要遷，可向滇西撤退，如欲再遷來昆明，必是徒勞無功。

### 數度懇談曉以大義

面對此一情況，張群亦無計可施，只好面允對盧漢所提出的請求，再回成都商請主管部門設法解決，鼓勵盧漢堅守立場，做中流砥柱，向歷史留名。當時盧漢對張群的話未置可否，張群乃於電告蔣介石後，於十二月八日乘機離昆明飛成都，偕行的還有李彌、余程萬、龍澤匯三位軍長，隨同張群向蔣介石報告雲南狀況，並研商對策



。十二月九日張群又飛返昆明，準備對盧漢的要求提出答覆。張群於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時抵達昆明，發現情況大變，盧漢本人未來機場迎接，亦未派人接待。張群在機場見到駐昆明的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沈延春，據告盧漢已派汽車三十輛運走機場儲油兩萬五千加侖，並派人先監視油庫，禁止飛機起降。張群知道局勢不妙，但仍存希望，希圖面晤盧漢懇切陳辭，扭轉盧漢的態度，乃囑咐龍澤匯軍長設法連絡解決，迄晚間七時未獲任何消息，亦未獲允與盧漢見面，張群頗感沮喪。但自忖與盧漢的公誼私交均厚，諒不致白刃加頸，有生命之虞。所以雖行動不自由，仍積極行動，透過管道聯絡上盧漢的親信楊文清，促楊要求盧漢開放機場，不久獲楊的答復，謂將允許於十二月十日晨間開放。並告稱盧漢晚間六時在家中宴請外賓，飯後可以和張群一晤，但並未約定晤面時間，張群派人去問，也未見回復。

晚間九時許，李彌及余程萬軍長偕空軍沈延春副司令來見張群，沈延春告稱盧漢定十日當晚九時在自宅開會，並出示綏靖公署總務處發給他的公函，函中指稱盧漢主任指示，中央長官張群蒞臨昆明，定今晚九時開會，希屆時出席如有議案亦請屆時提出等字句。張群睹此公函知道情況有變，突想起下午下飛機時，李彌、余程萬兩軍長曾告以傍晚五時往見盧漢，乃詢以晤談情形。李彌答稱盧漢對蔣介石總裁指示：「此時必須保衛雲南，如不能防守將往西撤」的說法堅持無法照辦。如果蔣介石總裁堅持，只有請張群長官或願祝同長官親來雲南坐鎮指揮。

### 住所被圍坐困愁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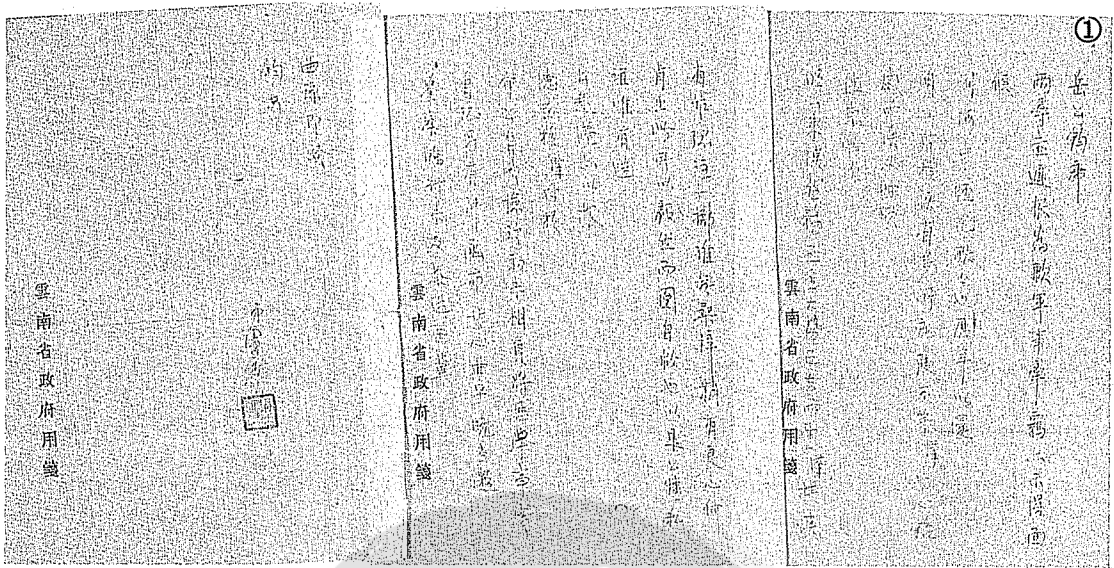
李彌、余程萬、沈延春、盧漢四人的談話未完已到開會時間。此時李余兩軍長已知盧漢將有異謀，但身在虎口，無法走避，只好硬著頭皮前往開會。李余兩軍長及沈延春副司令離開張群走後不久，即有雲南兵來，把張群住所團團圍住，斷絕一切通訊及交通，不得與外界聯絡。次晨張群兩次書寫便函要求與盧漢面談，均未得回復。張群困居住所，一籌莫展，最令他不能忍受的得不到任何消息，亦無法對外聯絡。只有省府委員楊文清及楊適中來過一次，告訴張群盧漢為避免雲南遭受戰禍，百姓受苦，已決定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，維持短暫的過渡時期，等待中共前來接收。不過兩楊也向張群轉達了盧漢的心意，即無論基於公誼私交對張氏都極為感謝，因而已計畫租用商用飛機送張群赴香港。

### 專機送出脫離困境

兩楊（楊文清、楊適中）的話使張群稍覺寬心，唯赴港後還要轉機才能赴台，十分麻煩，張群要求兩楊希望直赴台北，但遭拒絕，只好任由擺佈，直到十一日上午十時半，兩楊再來護送張群赴機場登機。離開時，張群放眼住所四週，見圍困監視的滇軍仍在，直到他離開住所始見撤離的跡象。而在赴機場途中已可看到街上有中共的五星旗掛出，他知道雲南的變局已定。

送張群的民航機直到下午一時才起飛，飛行途中獲知香港機場關閉，乃改飛越南的海防，原

機停留至次日十二月十二日才飛抵香港，稍事休息後改搭輪船回台。不過在昆明機場候機時，楊文清曾向張群解說盧漢變節的原因，即盧漢對中央的信仰原本不足，時局大變，盧某原盼和談成功，使雲南免於戰禍。後來眼見戰禍難免乃要求中央在雲南擴軍，要求糧餉械彈，亦未能滿足。又想西撤自保或卸職離國，均未如願。加之代總統李宗仁來滇，對盧漢逮捕的中共份子從寬處理，李宗仁未通知盧漢便逕行下令開釋，使他覺得中央首鼠兩端，無法共患難。另外盧漢的部分部屬早已附共或結納共黨分子，對盧形成人情包圍。因而盧漢的投共乃是勢所必然，張群於盧漢準備投共時，隻身往挽危局，其處境之艱險可想而知了。張群知其不可為而為，避免雲南後方騷亂，維持到最後，真是用心良苦，西南變色之後，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西康脫險來到台灣的人士，對張群大多不諒解，指摘他，他生前不置一詞，不作任何辯解。他曾對筆者談到當年情況和他的應對態度。在那艱危之秋，川康滇民意代表對局勢的主張是：敦促蔣介石命令胡宗南軍隊儘早進入川康滇地區，固守西昌、昆明；同時撤換立場曖昧的劉文輝和盧漢之軍政職務，以免變生肘腋。張群認為胡宗南大軍調入川滇，撤換劉文輝、盧漢，勢將提早引發內部動亂，對大局無補；徒然糜爛地方，多死許多人；而成都、西昌、昆明等名城也將遭受浩劫。後來雖然西南不幸變色，但能減少戰禍傷害，總算是不幸中的幸事。筆者憶述張氏當年的一段私衷之言以存其真，是非對錯則只有留待後世評鑑了。



①1949年12月盧漢軟禁張群兩日後，致函願派機送張群離昆明往香港。

②張群由昆脫險抵達香港在九龍玫瑰酒店休息。





①1949年9月張群（左）在重慶陪同盧漢（右）晉見蔣介石總裁（中），報告西南局勢。

②抗戰末期盧漢（右三）任集團軍總司令陪同盟軍軍官視察國軍後方醫院，左四為何應欽上將。

